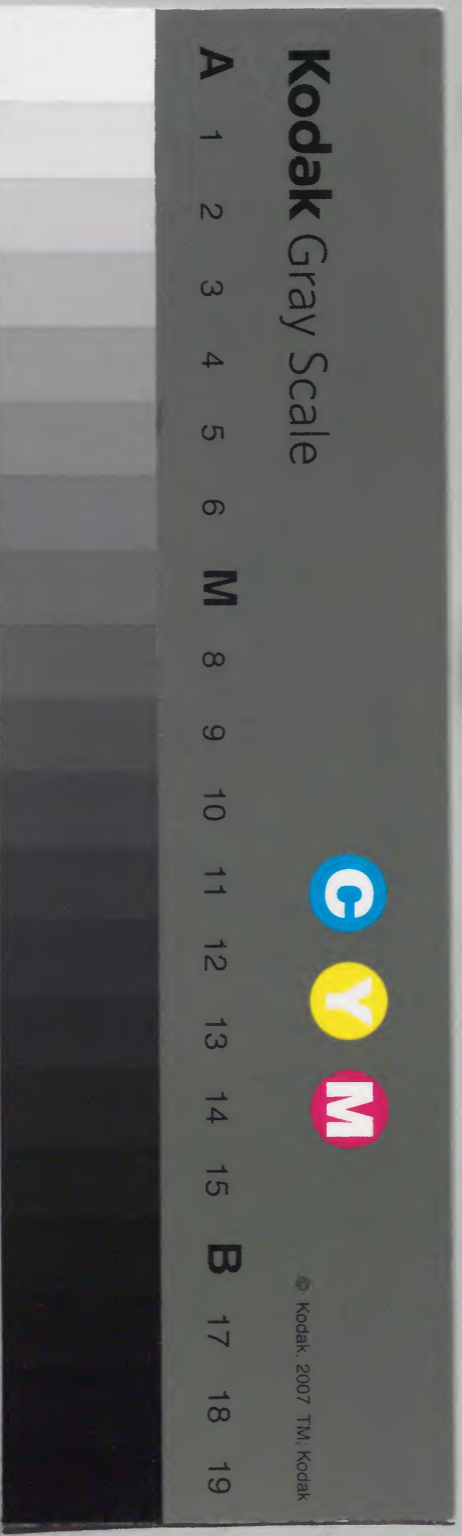


素問集註 八

			一	漢
			一	書
			九	門
			三	
			七	
一	一	五	七	
〇	五	七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三〇〇	二九			漢
函	三七			書
六〇	七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937
冊數	10 (7)
函號	300 136



水熱穴論篇第六十

黃帝問曰。少陰何以主腎。腎何以主水。此言腎為陰而陰主水也。

岐伯曰。腎者至陰也。至陰者盛水也。肺者太陰也。少

陰者冬脈也。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此言水由

王考侯曰
此應末節
之寒字

地中生。上升于天。下歸于泉。天氣與水氣上下相通。故在地為水。而在天為寒。夫天為陽。地為陰。泉在地之下。故為至陰。而盛水。盛者。受盛而多也。夫肺主天。太陰之氣。主濕土。土氣上升于天。而為雲。天氣下降。而為水。是水由天降。雲自地生。故曰肺者太陰也。謂天地之氣相合也。少陰主水。而司冬令。其脈貫膈入肺中。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上下皆積水也。兆璜曰。肺主氣。而發原在腎。是氣從下而生。水亦從下而上。下則為溲。上則為汗。留聚則溢于皮膚。而為胕腫矣。帝曰。腎何以能聚水而生

素問

卷七

三

病岐伯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此言水由中焦入胃之飲而生。從下焦決瀆而出。故關門不利。則聚水而從其類。蓋腎者主水。水不沾流。則水亦類聚矣。男兆璜曰。關者。關也。即金匱之所謂了戾不利。則不得溺。上下溢于皮膚。故為臃腫。臃腫者。聚水而生病也。臃腫者。皮膚者。肺之合。水聚于下。則反溢于上。故腫脹于皮膚之間。蓋因水聚而生此病也。男兆璜曰。下文云。外不得越于皮膚。謂水溢于皮膚。尚可從汗解。故金匱要略云。腰以下腫。當利小便。腰以上腫。當發汗。乃愈。帝曰。諸水皆生于腎乎。岐伯曰。腎者牝藏也。地氣上者。屬于腎而生水液也。故曰至陰。此復言水生于中焦之胃土。然由下焦之氣上升以合化。夫胃為陽府。腎為牝藏。腎氣上交于陽明。戊癸合化。而後入胃之飲。從地土之氣。上輸于肺。肺

氣通調。而下輸決瀆。故曰地氣上者。屬于腎而生水液也。夫水在地之下。地氣上者。直從泉下之氣而生。故曰至陰。是地氣上通于天。而水氣亦上通于天也。以上論水液生始之原。聚則為水。為腫。和則清中之濁者。從決瀆而下行。清中之清者。為精。為液。為氣。為血。生肌肉而充皮膚。濡筋骨而利關節。莫不由此入胃之飲。醫者知此。能通調其生始出入之原。不唯病之不生。而更可使其形體不敝。益壽延年。斯可謂調羹之手。
 ○勇而勞甚。則腎汗出。腎汗出。逢于風。內不得入于藏府。外不得越于皮膚。客于玄府。行于皮裏。傳為臃腫。本之于腎。名曰風水。所謂玄府者。汗空也。上論關門不利。水聚于下。溢于上。而為臃腫。此言勞動腎液。上出為汗。逢于風。而閉溢于皮膚之間。為臃腫。當知臃腫之有二因也。經云。用力過度。則傷腎。又曰。持重遠行。汗出于腎。蓋勇而勞甚。則傷骨。骨即為腎

傷寒論曰
津液當還
入胃中
是以五液
皆鹹

腎氣動。則水液上升而為汗矣。逢于風。則內不得入于藏府。外不得越于皮膚。客于元府。行于皮裏。傳為附腫。本之于腎。名曰風水。蓋因風而致水腫于皮膚間也。元府者。乃汗所出之空孔。又名鬼門。蓋幽元而不可見者也。夫腎者主水。受胃府之津液而藏之。腎之津液。復還入胃中。而資養其藏府。又入心為汗。入肝為淚。入肺為涕。入脾為涎。自入為唾。是五液皆出于腎。而五藏六府之氣亦藉腎藏之津液以濡養。故曰內不得入于藏府。此論水從上降。而復從下升。乃津液環轉之道。醫者知此。能積此精。而還養五藏之神。不獨益壽延年。而更可以神仙不老。○帝曰。水俞五十七處者。是何主也。岐伯曰。腎俞五十七穴。積陰之所聚也。水所從出入也。尻上五行。行五者。此腎俞。故水病下為附腫。大腹。上為喘呼。不得臥者。標本俱病。故肺為喘呼。腎

水邪在外則
為附腫在內
則為大腹水
氣隨經上通
則為喘呼。蓋
水氣在于脈
中而水在于
脈外也。

謂二行之中
內一行有五
穴

為水腫。肺為逆。不得臥。分為相輸俱受者。水氣之所留也。此言水隨經而上下也。腎者至陰也。穴者氣之所聚。故腎五十七穴。積陰之所聚也。水隨此經俞。而外內出入者也。尻腎也。尻上五行。中行乃督脈之所循。旁四行乃太陽之經脈。蓋督脈起于至陰。循陰器。繞篡後。別繞腎。合少陰太陽。貫脊入腎。太陽為少陰之寒府。是此五行乃水陰之所注。故皆為腎俞。是以病水。則下為附腫。大腹。上則為喘呼。不得臥者。此標本俱病。蓋腎為本。肺為標。在肺則為喘呼。在腎則為水腫。肺為氣逆。故不得臥也。此水分為相輸而上下俱受病者。蓋腎俞之循尻而下。復循腹而上。貫肺中。水氣之留于經俞。故也。夫有形之血。行于脈中。無形之氣。行于脈外。是以有形之水。行于無形之氣分。無形之水。行于有形之脈中。水隨經而行于上下。而水氣亦隨經而留于脈中也。故附腫大腹者。水所從出入于外內。喘呼不得臥者。水氣上逆于脈中。伏菟上各二行。行五者。此

上謂在伏兔
上非上下之
上也。蹠上亦
然。

從大絡而後
能滲支于三
陰。

腎之街也。三陰之所交結于脚也。伏兔在膝上六寸起肉以左右各三指。按膝上有肉起如菟之狀。故以為名。各二行者。謂少陰之大絡。與少陰之經。左右各二。共四行也。行五者。謂少陰經之陰谷。築陰。交信。復溜。及三陰之所交結之三陰交穴也。街。氣街也。氣街者。氣之徑路也。經路者。經別之大絡也。如經絡之氣結。則別走于氣街。故絡絕則經通。此少陰之經。同少陰之大絡。下行于脚。而交結于三陰。故曰腎之街也。按靈樞經黃帝問曰。少陰之脈。獨下行何也。岐伯曰。夫衝脈者。五藏六府之海也。五藏六府皆稟焉。其上者。出于頰頰。滲諸陽。灌諸精。其下者。注少陰之太絡。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入臍中。伏行髀骨內。下至內踝之後。屬而別。其下者。并于少陰之經。滲三陰。此衝脈之注于少陰之大絡。而交結三陰于足。髀之間。故曰伏兔。蹠上各一行。行六者。此腎脈之下行也。名曰太衝。
此言少陰之本。直起于至

陰之下也。蹠上各一行者。左右二足。各一行也。行六者。謂照海。水泉。大鍾。太谿。然谷。湧泉六穴也。此腎脈之直下行于至陰也。夫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少陰根起于湧泉。是泉在地之下。從至陰而湧出。故曰。凡五十七穴者。皆藏腎者至陰也。至陰者。盛水也。
之陰絡。水之所客也。凡此五十七穴。皆水藏之陰絡。水之所客也。客者。謂留舍于脈絡之間。非入于脈中也。
○帝曰。春取絡脈分肉何也。按靈樞經四時氣篇內風水膚脹。為五十七疔。取皮膚之血者。盡取之。而首論四時。各有淺深之所在。帝復引經而問。故曰春取絡脈分肉何也。而
岐伯曰。春者木始治。肝氣始生。肝氣急。其風疾。經脈常深。其氣少。不能深入。故取絡脈分肉間。治主也。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肝。風木之氣。其性急疾。而直達于絡脈分肉之間。其經脈

之氣隨冬令伏藏。久深而始出。其在經之氣尚少。故不能深入而取之。經當淺取之。絡脈分肉間也。按鍼刺之道。有皮肉筋骨之淺深。病有浮沉。刺有淺深。此病之有淺深也。四時各有所取。四時之有淺深也。故曰四時之氣各有所在。帝曰。夏取盛經分腠何也。岐伯曰。夏者火始治。心氣始長。脈瘦氣弱。陽氣留溢。熱熏分腠。內至于經。故取盛經分腠。絕膚而病去者。邪居淺也。所謂盛經者。陽脈也。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長。故脈氣尚瘦弱也。其陽盛之氣留溢于外。而外之暑熱熏蒸于分腠。內至于經脈。故當取之。盛經分腠。絕膚者。謂絕其膚腠之邪。不使內入于經脈。蓋邪居膚腠之淺也。陽脈謂浮見于皮膚之脈。陽盛于外。故曰盛經。按此二節。論取氣而不論脈。帝曰。秋取經俞何也。岐伯曰。秋者

經云合治
內府

金始治。肺將收殺。金將勝火。陽氣在合。陰氣初勝。濕氣及體。陰氣未盛。未能深入。故取俞以寫陰邪。取合以虛陽邪。陽氣始衰。故取于合。夫秋刑官也。于時為將收。而萬物當殺。清肅之氣。將勝炎熱。陽氣始降。而在所合之府。其藏陰之氣始升。而初勝也。夫立秋處暑。乃太陰濕土主氣。故濕氣及體。其陰氣未盛。故未能深入而取之。當刺俞土以寫太陰之濕。取合穴以虛陽府之邪。以陽氣始衰。故取之于合。蓋秋時陽氣下降。始歸于府。而後歸于陰也。帝曰。冬取井榮何也。岐伯曰。冬者水始治。腎方閉。陽氣衰少。陰氣堅盛。巨陽伏沉。陽脈乃去。故取井以下陰逆。取榮以實陽氣。故曰冬取井榮。春不臍衄。此之謂也。腎為水藏。

素問

卷七

三

冬令閉藏。陽氣已衰。而陰寒之氣。堅盛于外。太陽之氣。伏沉。其陽脈亦乃去陽而歸伏于內矣。故當取井。以下陰逆之氣。取榮以實沉伏之陽。順時令也。夫井木也。木生于水。故取井木以下陰氣。勿使其發生而上逆也。榮火也。故取榮穴以實陽氣。乃助其伏藏也。蓋冬令閉藏。以奉春生之氣。故冬取井榮。助藏太陽少陰之氣。至春時陽氣外出。衛固于表。不使風邪有傷膚腠絡脈。故春不黓衄。此之謂也。以上論刺風水所取五十七俞。而又

○帝曰。夫子言治熱病五十九。有四時之分別也。

俞。余論其意。未能領別其處。願聞其處。因聞其意。論中言熱俞有五十九穴。故帝曰。夫子言治熱病五十九穴。余論其意。但未能別其處。因聞其意者。因其處而知其寫熱之意也。

岐伯曰。頭上五行行五者。以越諸陽之熱逆也。頭上五行。每行有五穴。俱在頭之巔頂。諸陽之氣。上升于頭。故取刺以越諸陽之熱逆也。

行屬督脈之上星。顛會。前項。百會。後項。五穴。旁兩行。係足太陽經之五處。承光。通天。絡却。玉枕。十穴。又旁兩行。係足少陽經之臨泣。大杼。膺俞。缺盆。背俞。此八者。以寫胸中之熱也。大杼穴在項大椎兩旁。屬足太陽膀胱經。膺俞一名中府。在胸中行兩旁。各開六寸。屬手太陰肺經。缺盆穴在肩上方骨陷者中。屬足陽明胃經。背俞即風門穴。在大椎下第二椎兩旁。各開一寸五分。屬足太陽膀胱氣街。經。此八者在胸中前後之上。以寫胸中之熱。

三里。巨虛。上下廉。此八者。以寫胃中之熱也。氣街在少腹下。橫骨兩端。動脈應手。三里在膝下三寸。衝骨外大肉分間。巨虛上廉。在三里下三寸。巨虛下廉。在上廉下三寸。並足陽明胃經。雲門。髃骨。委中。髓空。此八者。以刺之以寫胃中之熱。

寫四支之熱也。雲門在巨骨下。胸中行兩旁。相去各六寸。屬手太陰肺經。髃骨在肩端兩

主勞僕曰
骨髓皆屬
于腎

骨間屬手陽明大腸經。委中在足膝後屈處。臛中央
約紋中。動脈應手。屬足太陽膀胱經。髓空即橫骨穴。
所謂股際骨空。在毛中動下。屬足少陰腎經。蓋手太
陰與陽明為表裏。足少陰與太陽為表裏。手之太陰
從腹走手。手之陽明從手走頭。足之少陰從足走腹
足之太陽從頭走足。並主血氣。故此八者。以寫手足
之熱也。按王氏輩以督脈之腰俞為髓空。是止七穴。而非八矣。五藏俞旁五。此十者
以寫五藏之熱也。凡此五十九穴者。皆熱之左右也。
五藏俞各開中行一寸五分。肺俞在三椎間。心俞在
五椎間。肝俞在九椎間。脾俞在十一椎間。腎俞在十
四椎間。左右各五。並屬足太陽膀胱經。以寫五藏之
熱。凡此五十九穴。皆熱之左右而寫之也。帝曰。
人傷于寒。而傳為熱。何也。岐伯曰。夫寒甚則為熱也。
夫在地為水。在天為寒。寒極生熱。是熱
生于寒。而寒生于水也。故曰水熱穴論。

調經論篇第六十二

黃帝問曰。余聞刺法言。有餘寫之。不足補之。何謂有
餘。何謂不足。岐伯對曰。有餘有五。不足亦有五。帝欲
何問。帝曰。願盡聞之。岐伯曰。神有餘。有不足。氣有餘
有不足。血有餘。有不足。形有餘。有不足。志有餘。有不
足。凡此十者。其氣不等也。
其氣謂五者之氣。皆有虛
實之不等。此篇論五藏所
生之氣。血。神。志。而歸重
于血氣。故篇名調經論。帝曰。人有精氣。津液。四支。九
竅。五藏十六部。三百六十五節。乃生百病。百病之生。
皆有虛實。今夫子乃言有餘有五。不足亦有五。何以

生之乎。靈樞經云。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上焦開發。宣五穀味。充膚熏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腠理開發。汗出溱溱。是謂津。穀入氣滿。淖澤注于骨。骨肉屈伸。洩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壅遏營氣。令無所避。是謂脈。四支為諸陽之本。九竅為水注之氣。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十六部者。十六部之經脈也。手足經脈十二。蹻脈二。督脈一。在脈一。共十六部。脈亦計十六丈二尺。而一周于身。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神氣之所遊行出入。乃百病之所從而生。皆有虛有實。**岐伯曰。皆生于五藏也。夫心藏神。肺藏氣。肝藏血。脾藏肉。腎藏志。而此成形。**此言五者之氣皆生于五藏。而五藏所藏之血氣。志氣通。內連骨髓而成身形。五藏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志意通。內連骨髓而成身形。五藏。上節言有形之五藏。

以生無形之五志。此言無形之五志。以成有形之身。形。五志者。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意。腎藏志也。男兆璜曰。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神志者。水火之精也。人秉陰陽水火而成此形。五藏之道。皆出于經隧。以行血氣。血氣不和。百病乃變化而生。是故守經隧焉。此言五藏之道。又皆歸于經隧。經隧不和。百病乃變化而生。是故調治之道。亦守其經隧焉。**○帝曰。神有餘不足何如。****岐伯曰。神有餘則笑不休。神不足則悲。**神者。心之所藏也。心藏脈。脈舍神。心在志為喜。在聲為笑。故有餘則笑不休。不足則金氣反勝而為悲。陰陽應象論曰。悲勝怒。宣明五氣篇曰。并于血氣未并。五藏安定。邪客于形。肺則悲。是悲屬肺志。血氣未并。五藏安定。邪客于形。洒淅起于毫毛。未入于經絡也。故命曰神之微。血氣未并。

凡不克則所
不勝及乘而
侮之

經曰黃白
為虛

則陰陽勻平。五藏之道。皆入于經隧。以行血氣。故血氣和。則五藏安定矣。邪客于形。尚在于皮膚之間。洒淅動形。而未入于經絡。此神氣為病之微者也。男兆。橫曰。血氣相并。則有虛有實。邪入深而客于肌肉。經脈亦有虛有實。此血氣平而邪客之淺者也。帝曰。補寫奈何。岐伯曰。神有餘則寫其小絡之血。出血勿之深斥。無中其大經。神氣乃平。血者神氣也。寫其小絡之血。出其血。則有餘反傷其神。不足者。視其虛絡。按而致之。刺而利之。無出其血。無泄其氣。以通其經。神氣乃平。心主血脈。視其虛絡者。按其穴而致其氣。刺其絡而利其血。無泄其血氣。以通其經脈。而神氣乃平矣。愚按。鍼刺之道。通利經脈。無泄其氣。血即所以補虛也。蓋血氣流通。而形神自生矣。人之為病。因鬱滯而成虛者。十居其

半。醫者但知補虛。不知通利之中。更有補虛之妙用。帝曰。刺微奈何。岐伯曰。按摩勿釋。著鍼勿斥。移氣于不足。神氣乃得復。言刺神之微者。當按摩其處。勿令釋手。著鍼者。如以布擦著之。乃從單布上刺。謂當刺之極淺。而勿推內其鍼。移其邪氣于不足。而神氣乃自復矣。○帝曰。善。氣有餘不足奈何。岐伯曰。氣有餘則喘欬。上氣不足則息利。少氣。肺主氣而司呼吸。故有餘則喘。欬上逆。不足則呼吸不利而少氣也。血氣未并。五藏安定。皮膚微病。命曰白氣微泄。肺合皮。其色白。微邪客于皮膚。命曰白氣微泄。謂微傷其肺氣也。帝曰。補寫奈何。岐伯曰。氣有餘則寫其經隧。無傷其經。無出其血。無泄其氣。不足則補其經隧。無出其氣。大經

也。五藏之所以出血氣者也。故有餘則寫其經隧之血氣。而勿再傷其經脈之血氣也。不足則補其經隧之血氣。而無洩。帝曰刺微奈何。岐伯曰按摩勿釋。出鍼視之曰。我將深之。適人必革。精氣自伏。邪氣散亂。無所休息。氣泄腠理。真氣乃相得。出鍼。出而淺之也。視之。視其淺深之義也。曰我將深之。適人之邪。淺客于皮。必與正氣相格。庶邪散而正氣不泄。故曰我將深之。謂將持內之而使精氣自伏。復放而出之。令邪無散亂。迎之隨之。以意和之。無所休息。使邪氣泄于皮毛。腠理而真氣乃相得。復于肌表。此用鍼淺深之妙法也。○帝曰善。血有餘不足奈何。岐伯曰。血有餘則怒。不足則恐。肝志怒。腎志恐。故血有餘。則肝氣盛而主怒。不足。則母氣衰而并于脾。故恐。○真仲超曰。木氣不足。則土氣盛。土氣盛。則并于所不勝之腎藏而為恐。

血氣未并。五藏安定。孫絡水溢。則經有留血。

下文之所謂病

在脈。調之血者。心包絡所主之血也。此所謂血者。肝藏之所主也。肝藏之血。本于衝脈。衝脈起于胞中。其浮而外者。循腹上行。散于皮膚肌肉之間。充膚熱肉。生毫毛。臥則歸于肝藏。寤則隨衛氣而行于脈外。孫絡水溢者。胞中之津水也。水穀之津。流溢于中。奉心神化赤而為血。故曰水入于經。而血乃成。夫經脈之血。從經而脈。脈而絡。絡而孫。脈外之血。從皮膚而轉注于孫脈。從孫絡而入于經俞。此脈內脈外之血氣。互相交通者也。故曰孫絡水溢。則經有留血。此肝有微病。致經水之溢于經也。帝曰補寫奈何。岐伯曰。血有餘。則寫其盛經。出其血。不足。則視其

虛經。內鍼其脈中。久留而視。脈大疾。出其鍼。無令血

泄。盛經。衝脈也。衝脈為經絡之海。故曰盛經。虛經。虛而不盛也。久留。候氣至也。脈大氣至而血復也。男

餘則寫然筋血者不足則補其血溜。然謂然各穴在足踝下之兩經

問故曰然筋足少陰之榮穴也。榮為火。故有餘則當寫其坎中之滿。復溜足少陰之經穴也。經屬金。虛則

補其母也。帝曰刺未并奈何。岐伯曰即取之。無中其經。邪

所乃能立虛。即取之者。即于骨節有動之處而取之也。邪所謂邪容而有動之所也。此病在

骨者調之骨。故無中其經。○帝曰善。余已聞虛實之形。不知其何

以生。岐伯曰氣血以并。陰陽相傾。氣亂于衛。血逆于

經。血氣離居。一實一虛。此言五者之有餘不足。生于

也。陰陽者。皮膚氣分為陽。經脈血分為陰。表為陽。裏

為陰。身半以上為陽。身半以下為陰。氣亂于衛者。血并于氣也。血逆于經者。氣并于血也。血并于氣。則血

離其居。氣并于血。則氣離其居矣。血離其居。則血虛

蠕動也。帝曰補寫奈何。岐伯曰形有餘則寫其陽經。不

足則補其陽絡。陽謂陽明也。陽明與太陰為表裏。蓋

從陽以補寫。寫刺其經者。從內而出于外也。補刺其絡者。從外而內于內也。帝曰刺微奈

何。岐伯曰取分肉間。無中其經。無傷其絡。衛氣得復。

邪氣乃索。微風傷衛。衛氣行于脈外。故當取之分肉

而無傷其經絡。所謂病在肉。調之。分肉也。○帝曰善。志有餘不足奈何。岐伯曰志有餘

則腹脹飧泄。不足則厥。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則

生氣之原。故不足則厥逆而冷。血氣未并。五藏安定。骨節有動。骨節

者。亦為微風所傷也。故下文曰。邪所以能立虛。帝曰補寫奈何。岐伯曰志有

素問

餘則寫然筋血者不足則補其血溜。

然謂然谷穴。在足踝下之兩經

間。故曰然筋。足少陰之榮穴也。榮為火。故有餘則當寫其坎中之滿。復溜。足少陰之經穴也。經屬金。虛則

補其母也。帝曰刺未并奈何。岐伯曰即取之。無中其經。邪

所乃能立虛也。即取之者。即于骨節有動之處而取之也。邪所謂邪客而有動之所也。此病在

骨者調之骨。故無中其經。○帝曰善。余已聞虛實之形。不知其何

以生。岐伯曰氣血以并。陰陽相傾。氣亂于衛。血逆于

經。血氣離居。一實一虛。此言五者之有餘不足。生于

也。陰陽者。皮膚氣分為陽。經脈血分為陰。表為陽。裏

為陰。身半以上為陽。身半以下為陰。氣亂于衛者。血

并于氣也。血逆于經者。氣并于血也。血并于氣。則血

離其居。氣并于血。則氣離其居矣。血離其居。則血虛

而氣實。氣離其居。則氣虛而血實。故曰一實一虛。蓋

有者為實。無者為虛也。此節論血氣相并之總綱。○

再按衛者。水穀之悍氣也。肺主之氣。乃三陽之表氣

肌腠之元真。故曰氣亂于衛。謂亂于衛之部署也。下

文曰。取氣于衛。病在氣調之衛。皆屬此意。蓋皮膚肌

肉之腠理處。皆衛氣遊行出入之所。謂當取之于皮

膚肌腠。而無動其經脈也。當知衛氣出于陽明。日行

于陽。夜行于陰。大會于風府。遊行于外內者也。太陽

三焦之氣。生于下焦水中。從下而上。自內而外。主司

于膚表。通會于肌腠。故曰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

應。分別血氣。生始出入之原。乃上乘之學問。血并于

陰。氣并于陽。故為驚狂。此言血分氣分之為陰陽也。脈外氣分為陽。脈內血分為

一發明有二氣
仁悍者為衛
氣柔弱者為
經
胃氣皆靈樞
衛氣夜行于
陰行于藏府
募原之腠理
三陽之氣發
而收隱歸于
所生之原

素問

卷七

七

此言外內之為陰陽也。吳熱也。血并于陽。則陰虛而生內熱矣。氣并于陰。則陽氣內盛而為熱中矣。故陰陽外內相并。血并于上。氣并于下。心煩惋善怒。血并于下。氣并于上。亂而喜忘。此分上下之為陰陽也。血并上。則脈氣實而心煩惋。氣并于下。則氣不舒而多怒也。血并于下。則血蓄于下而喜忘。氣并于上。則氣逆于上而為惋亂。靈樞經曰。清濁之氣相干。亂于胸中。是為大惋。傷寒論曰。其人喜忘者。必有蓄血。宜抵當湯下之。按抵當湯證。乃血蓄于氣分。當知氣并于上。匪則并于脈外。而兼并于脈中。故曰清濁之氣相干。血并于下。匪則并于脈中。而兼并于脈外。故其人喜忘。經云上氣不足。下氣有餘。腸胃實而心氣虛。虛則營衛留之。于下。久之不以時上。故喜忘也。○帝曰。血并于陰。氣并于陽。如是血氣離居。何者為實。何者為虛。岐伯曰。血氣者。喜溫而惡寒。寒則泣不能留。溫則消而去之。是故氣之所并為血。虛。血之所并為氣虛。此復申明血氣各自并居。而成虛也。離分也。洵濫也。夫血滿之外。氣注于陰。是陰陽相合而為和平。如血并于陰。氣并于陽。是血氣各自分其居矣。故血氣喜其溫。和相合。而惡其寒。濇獨居。如血并于陰。則寒泣而不能流行。血不流行。則氣不得以和之矣。氣并于陽。則氣溫而血消去。氣熱消鑠。則血不得以和之矣。是故氣之所并為血虛。血之所并為氣虛也。男兆璜問曰。血并于陰。則氣亦并于陽矣。故謂血氣離居。似血氣皆當為實。而以血并為氣虛。氣并為血虛。兩者皆虛。何也。曰。血并于陰者。血并而氣不并也。血并于陽。則陰盛而寒。寒則血中之氣。亦濇而不能流行矣。氣并于陽者。氣并而血不并也。氣并于陽。則陽盛而熱。熱則氣分之血。亦消燦而去矣。故曰。氣并則無血。血并則無氣。帝曰。人之所有者。血與氣耳。今夫子乃言血并為

溫則血氣
流行寒則

血氣凝位
溫而

帝曰。人之所有者。血與氣耳。今夫子乃言血并為

虛。氣并為虛。是無實乎。岐伯曰。有者為實。無者為虛。故氣并則無血。血并則無氣。今血與氣相失。故為虛焉。此再申明血氣并而成虛者。因無而為虛也。如血并于陰。則陰寒盛而血中之氣亦無矣。如氣并于陽。則陽熱盛而氣分之血亦消去矣。故氣并則無血。血并則無氣。今血與氣相失。而不能相和。故皆為虛焉。

絡之與孫脈。俱輸于經。血與氣并則為實焉。血之與氣。并走于上。則為大厥。厥則暴死。氣復反則生。不反則死。此申明血氣共并之為實也。絡者。經脈之支別也。孫脈者。乃孫絡之脈別經者。亦三百六十五脈。內通于十二大絡。外通于膚腠皮毛。五藏之血氣。從大絡而出于孫脈。從孫脈而出于膚表。表陽之氣。從孫絡而入于大絡。從大絡而注于經俞。此外內交通。血氣之徑路也。是絡脈之血氣。孫絡之氣血。

俱輸于經。是血與氣。共并于血分。則為實也。血之與氣。并走于上。則為大逆。逆則暴死。氣復反則生。不反則死。此血與氣共并于上。則為實也。○王芳侯曰。氣復反則生。謂復歸于下也。蓋陽氣生于下而升于上。血氣並逆。則氣機不轉而暴死。反則旋轉而復生。○帝曰。實者何道從來。虛者何道從去。虛實之要。願聞其故。道。謂血氣出入之道路。來則為實。去則為虛。有來有往。則和平矣。

岐伯曰。夫陰與陽。皆有俞會。陽注于陰。陰滿之外。陰陽勻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此言血氣相通。陰陽交互之為和平也。俞者。謂三百六十五俞穴。乃血脈之所流注。會者。謂三百六十五會。乃神氣之所遊行。皆陰陽血氣之所輸會者也。脈外之陽氣。從孫脈而注于陰中。在內之陰血。從經俞而滿之脈外。此陰陽相和。是為勻平。血氣相通。以充其形。則三部九候之脈。上下若一。是為平人矣。

此証合繆
刺諸篇細
看

○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陰。或生于陽。其生于陽者。得之風雨寒暑。其生于陰者。得之飲食居處。陰陽喜怒。上節論陰陽不和。血氣相并。而有虛實之分。此復論外因于風雨寒暑。內因于飲食七情。而亦有陰陽虛實之分焉。外為陽。內為陰。故生于陽者。得之風雨寒暑。其生于陰者。得之飲食居處。陰陽喜怒。○朱永年曰。風暑。天之陽邪。寒濕。天之陰邪。多陽者多喜。多陰者多怒。帝曰。風雨之傷人奈何。岐伯曰。風雨之傷人也。先容于皮膚。傳入于孫脈。孫脈滿。則傳入于絡脈。絡脈滿。則輸于大經脈。血氣與邪。并容于分腠之間。其脈堅大。故曰實。實者外堅

充滿。不可按之。按之則痛。此論外因之風雨寒暑而有虛有實也。夫經脈為裏支而橫者為絡。絡之別者為孫。風雨之傷人也。先容于皮膚。而次入于裏。血氣與邪。并容分腠之間。其脈堅大。故曰實。此邪在于分腠之陽。迨及于脈而為堅大木入于裏。故按之則痛。帝曰。寒濕之傷人奈何。岐伯曰。寒濕之中人也。皮膚不收。肌肉堅緊。滌血泣。衛氣去。故曰虛。虛者聶辟。氣不足。按之則氣足以溫之。故快然而不痛。此言寒濕之傷人肌肉也。夫表陽之氣。主于皮膚。寒濕之陰邪。傷人陽氣。是以皮膚不收。陽氣不能外禦。致邪入于肌肉。而肌肉堅緊也。滌血泣而不行。衛氣去于膚表。故為虛也。聶辟。同。辟。積也。靈樞經曰。血氣竭枯。腸胃聶辟。蓋言此虛者。虛于外而辟積于內也。此表氣不足。故按摩之。則裏氣出以溫之。故快然而不痛。此二節論陽受之風雨寒濕。陽氣主于膚表。蓋以陽氣實者為實。帝曰。善。陰之生實奈何。岐伯

而陽氣虛者為虛也。帝曰。善。陰之生實奈何。岐伯

曰喜怒不節。則陰氣上逆。上逆則下虛。下虛則陽氣走之。故曰實矣。此論內因之虛實也。夫內為陰。外為陽。身半以下為陰。身半以上為陽。喜

怒之氣。由衷而發。故不節。則陰氣上逆。逆則下虛。虛則陽氣相乘。而下走之。故為實矣。帝曰陰

之生虛奈何。岐伯曰喜則氣下。悲則氣消。消則脈虛

空。因寒飲食。寒氣熏滿。則血泣氣去。故曰虛矣。心藏神。喜

則神氣散而下。肺藏氣。悲則傷肺而氣消。神氣消而脈空。虛者脈隨氣而消長也。飲食于胃。喜溫而惡寒。

兼之寒飲。致寒氣熏滿于胸中。則血泣而氣去。蓋榮衛血氣。皆陽明之所生也。此二節論飲食居處。陰陽

喜怒。皆生于陰。故論在內之氣。及經脈之為虛為實也。○帝曰經言陽虛則外

寒。陰虛則內熱。陽盛則外熱。陰盛則內寒。余已聞之

矣。不知其所由然也。此承上文而復論表裏陰陽有寒熱虛實之別。上節論陽在外

而陰在內。然表陽之氣。有虛之寒。裏陰之氣。有虛之熱。故帝引經而復問焉。岐伯曰陽受

氣于上焦。以溫皮膚分肉之間。令寒氣在外。則上焦

不通。上焦不通。則寒氣獨留于外。故寒慄。陽謂諸陽之氣。經云。

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是謂氣。是陽受氣于上焦。以溫皮膚分肉。假令寒氣客于外。則上焦

之氣不通。而寒氣獨留。故寒慄也。○朱永年曰。凡傷于寒。則為病熱。得陽氣以化熱也。寒慄而不能為熱者。上焦之

氣不通也。帝曰陰虛生內熱奈何。岐伯曰有所勞倦

形氣衰少。穀氣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氣熱。熱

氣熏胸中。故內熱。此言陰虛生內熱者。因中上之受傷也。夫飲食勞倦則傷脾。脾主肌

血者神氣也。宗氣榮氣行于脈中。故氣滯則脈虛。

肉。故形氣衰少也。水穀入胃。由脾氣之轉輸。脾不運
 行。則穀氣不盛矣。上焦不能宣五穀之味。下焦不能
 受水穀之津。胃為陽熱之府。氣留而不行。則熱氣熏
 于胸中。而為內熱矣。金西銘曰。上即風雨寒濕。此即
 飲食。帝曰。陽盛生外熱。奈何。岐伯曰。上焦不通利。則
 居處。

皮膚緻密。腠理閉塞。玄府不通。衛氣不得泄越。故外
 熱。上焦為宗氣之海。宗氣積于胸中。上出于肺。以司
 呼吸。肺主氣而上合于皮毛。是以上焦通利。則充
 膚澤毛。有若霧露之溉。上焦不通。則皮膚緻密。腠理
 閉塞。而玄府不通矣。玄府。毛竅之汗空也。毫毛之腠
 理閉塞。則衛氣不
 得泄越。而為熱矣。帝曰。陰盛生內寒。奈何。岐伯曰。厥
 氣上逆。寒氣積于胸中。而不寫。不寫則溫。氣去。寒獨
 留。則血凝泣。凝則脈不通。其脈盛大以濇。故中寒。
 厥

上章曰刺毫
 毛。摩理無傷
 史。

上逆。下焦之陰氣厥逆于上也。陰寒之氣積于胸中
 而不寫。則中上二焦之陽氣消而寒氣獨留于上。寒
 則血凝泣。而脈不通矣。陰盛則脈大。血凝泣。故脈濇
 也。陽熱去而寒獨留。故中寒也。王芳侯曰。陰之生虛
 日脈空虛。陰盛生寒。曰血脈凝
 泣。蓋裏為陰。而血脈為陰也。○帝曰。陰與陽并。血

氣以并。病形以成。刺之奈何。岐伯曰。刺此者。取之經
 隧。取血于榮。取氣于衛。用形哉。因四時多少高下。陰

陽并者。謂表裏上下陰陽相并也。血氣以并者。血并
 于氣。氣并于血也。經隧。大絡也。蓋五藏之神志。血氣
 生于胃府。水穀之精。胃之所出。氣血者。經隧也。經隧
 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故當取之經隧。以調其五藏
 焉。夫取之經隧。調其神也。取之榮衛。調其氣也。用
 也。言又當以調其形。形者。皮膚肌肉。哉者。未盡之辭。
 蓋言上守神。粗守形。神氣固當調。而形之不可不用
 也。因時氣之升降浮沉。而用之以多少高下。如日以

月生。死為病數。此多少之謂也。如春時命在頸項。夏時在胸脇。秋時在肩背。冬時在腰股。高下之謂也。男兆。黃曰。用取也。形。肉也。心藏神。肺藏氣。肝藏血。脾藏肉。腎藏志。而成此形。既已調之神志氣血。可不取之。形哉。多少高下。皆取之于形。故帝曰。血氣以并。病形曰用形哉。因四時多少高下。以成。陰陽相傾。補寫奈何。岐伯曰。寫實者。氣盛乃內。鍼與氣俱內。以開其門。如利其戶。鍼與氣俱出。精氣不傷。邪氣乃下。外門不閉。以出其疾。搖大其道。如利其路。是謂大寫。必切而出。大氣乃出。內叶訥。○上節論先調其

五藏之形。神氣血。此復論補寫其虛實焉。虛實者。謂并者為實。無者為虛。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氣盛者。謂所并之氣。所受之邪盛也。蓋候病氣至而內鍼也。鍼與氣俱內者。隨正氣而深之也。以開其門。利其戶者。開其門而伏其精氣于內也。鍼與氣俱出者。同病氣俱出也。鍼經云。客者邪氣也。在門者邪術正氣之所出入也。是以寫邪當先歸伏其正氣。而後引邪以出其門。則精氣不傷而邪氣乃下。故外門勿閉。以出其邪。搖大其鍼孔。如利其所出之道路。是謂大寫。切急也。屈降也。大氣。大邪之氣也。此論寫邪之中。而兼用內正之法。帝曰。補虛奈何。岐伯曰。持鍼勿置。以定其意。候呼內鍼。氣入。鍼出。鍼空。四塞。精無從去。方實而疾出。鍼。氣入。鍼出。熱不得還。閉塞其門。邪氣布散。精氣乃得存。動氣候時。近氣不失。遠氣乃來。是謂追之。空叶

出謂轉針退
出非出針也

孔。持鍼在手。勿置之意。外。以定其迎隨之意。候其呼出而內鍼。氣出而鍼入。鍼空勿搖。使精氣無從而去。候正氣方實而疾出其鍼。使正氣內入。而鍼即外出。則熱邪不得還入于內。內之氣門已閉。則邪氣布

素問

卷七

四七

散于外。而精氣乃得存矣。鍼下動氣。候時而至。使淺
 近之氣。不散失于外。深遠之氣。來復于其間。是謂追
 而濟之之法也。此補正之中。兼寫散其邪。蓋邪之所
 勝。其正乃虛也。男兆璜曰。此先追實其正氣。次散其
 邪。再候其時。而使精氣來復。迎之隨之。
 帝曰。夫子
 言虛實者有十。生于五藏。五藏五脈耳。夫十二經脈

皆生其病。今夫子獨言五藏。夫十二經脈者。皆絡三

百六十五節。節有病。必被經脈。經脈之病。皆有虛實。

何以合之。神志血氣肉。五者各有虛實。故虛實有十。

會。十二經脈。支分三百六十五節。而皆絡于節。節有

病。必被及于經脈。蓋言筋骨血脈。外內之相通耳。

岐伯曰。五藏者。故得六府與為表裏。經脈支節。各生

虛實其病所居。隨而調之。五藏者。內合五行。外合脈

裏。以應十二經脈。故五者之虛實。止歸于五藏。若經

絡支節。各生其虛實。則隨其病處而調之。男兆璜曰。

以五藏合六府。以配十二經脈。支分三百六十五節

與皮肉筋骨。被及相連。今各隨其病之所居而調之。

血氣脈肉筋骨。是病在脈。調之血。病在血。調之絡。病

在氣。調之衛。病在肉。調之分肉。病在筋。調之筋。病在

骨。調之骨。此言六藏所主之氣血筋骨脈肉為病。各

即調之脈。在心藏所主之血。即調之絡。在肺藏所主

之氣。即調之于衛。在脾藏所主之肉。即調之分肉。在

肝藏所主之筋。即調之筋。在腎藏所主之骨。即調之

骨。蓋五藏者。五行之所生也。故先言其五藏。地之五

二筋脈以合血。○燔鍼劫刺其下及與急者病在骨。

燔鍼藥熨。燔音煩。燔叶翠。人聲。○上章論五藏之氣

處而調之。今復論風雨寒濕為病于脈肉筋骨之間。

而各有取刺之法也。按靈樞官鍼篇曰。九曰燔刺。燔

刺者。刺燔鍼則取痺也。又曰刺寒痺之法。刺布衣者

以火燔之。刺大人者以藥熨之。蓋陽受之風雨寒濕

客于脈肉筋骨之間。皆能為痺。故當以燔鍼劫刺其

所病之下。而及與筋痺之急者。若病在骨。又當用燔

鍼。及藥熨之。○按足太陽之筋病則項筋急。名曰仲

春痺。足少陽之筋病則膈筋急。名曰孟春痺。足陽明

之筋病則腹筋急。名曰季春痺。病手太陽則頸筋急

病手少陰則反折筋急。病手太陰則脇急。或為轉筋

或為反折。或為痺瘰。或為卵縮。皆用燔鍼劫刺。再按

鍼經云。內有陰陽。外有陰陽。在外者皮膚為陽。筋骨

為陰。病在陽者名曰風。病在陰者名曰痺。然皮肉筋

骨皆能為痺。故曰燔鍼劫刺其下。而復提出其筋與

骨。病不知所痛。兩躄為上。痛而不知其所者。當取之

焉。躄上入陰。上循胸裏。故痛在躄脈也。按兩躄脈。起于足

蹻脈之上者。不知痛處也。身形有痛。九候莫病。則

繆刺之。此痺在于肌肉而不及于經脈者。當繆刺之

痛而刺之。左刺右。右刺左。痛在于左而右脈病者。巨

病已止。不已。復刺之。如法。痛在于右而左脈病者。巨

刺之。此言病在于經別者。當巨刺也。繆刺篇曰。邪客

痛未已。而右脈先痛。如此者。必巨刺之。巨大也。九鍼

論曰。八曰長鍼。取法于綦鍼。長七寸。主取深邪遠痺

者也。蓋經脈在裏而入深。必謹察其九候。鍼道備矣。

九候。三部九候也。九候外合九藏。內合九藏。循行于

上中下之三部。皆五藏所生之血氣也。此篇首論五

藏所藏之神志血氣。有虛有實。復總歸于血氣。陰陽

復調之于皮肉筋骨。并取邪痺于身形躄脈之間。然

素問 卷七 五十一
必察其九候之脈。而知病之所在。調經之道。于斯為備矣。

繆刺論篇第六十三

黃帝問曰。余聞繆刺。未得其意。何謂繆刺。繆刺者。謂

取之右。病在右而取之左。如紕繆也。岐伯對曰。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

舍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孫脈。留而不去。入舍於

絡脈。留而不去。入舍于經脈。內連五藏。散于腸胃。陰

陽俱感。五藏乃傷。此邪之從皮毛而入。極于五藏之

次也。如此則治其經焉。此先言邪氣循序而入于經者。則當治其經也。夫經脈為

裏。支而橫者為絡。絡之別者為孫。絡脈外見于皮部。經脈內連于藏府。邪之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

留而不去。則傳入于孫絡。蓋從孫而絡。絡而經也。陰陽俱感者。謂皮毛氣分為陽。經絡血分為陰。言五藏

從大絡而充
于皮膚者為
陽走絡者
為陰

之血氣。外充于形身。有陰而有陽也。夫十二經脈。三陰者屬藏。絡府。三陽者屬府。絡藏。而云內連五藏。散于腸胃者。謂地之五行。以生人之五藏。三陰三陽之六氣。亦由五行之所生。故凡論經脈。以五藏五行之氣為主。而六府為其合也。極至也。次處也。此言邪入于經。而至于五藏之次者。不繆刺也。今邪客于皮毛。入舍于孫絡。留而不去。閉塞不通。不得入于經。流溢于大絡。而生奇病也。此言邪入于大絡者。當繆刺也。孫絡者。孫脈也。孫絡之脈別經者。亦三百六十五脈。並注于大絡。大絡者。藏府之經隧也。靈樞經曰。胃之所出血氣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閉塞不通者。絡脈不通也。絡脈閉塞。則皮膚孫絡之邪。不得入于經。而流溢于大絡矣。奇病者。謂病氣在左而證見于右。病氣在右而證見于左。蓋大絡乃經脈之別。陽走陰而陰走陽者也。按此論乃大絡與皮膚孫絡相通。胃府所出之氣血。從胃絡而注于藏府之大絡。從大絡而

胃氣所出之
絡在乳下脈
宗氣者是也

至脈絡曰手
太陰之別並
太陰之經直
入掌中。手少

陰之別循經
入于心中。蓋
大絡俱並經
附行。故曰與
經相干。

先行皮膚。先充絡脈。從絡脈而復入于經。以養五藏。氣。此胃氣之所由出也。至于水穀所生之津液。以資養五藏之精者。由脾藏之轉輸也。是津液氣血。皆由水穀之所生。胃府之所出。而各有其道。故曰孫絡三百六十五穴會。以溢奇邪。以通榮衛。又曰肉分之間。谿谷之會。以行榮衛。以會大氣。大氣者。宗氣也。是胃府之宗氣。血氣有由經隧而先行于皮膚。孫絡之間。與榮衛交會者也。夫邪客大絡者。左注右。右注左。上下左右。與經相干。而布于四末。其氣無常處。不入于經。命曰繆刺。左注右而右注左者。因大絡之左右互交。邪隨絡氣而流注也。經隧也。言藏府之大絡與胃之經隧相通。而布于四末。蓋四支乃為諸陽之本。陽明胃氣之所生也。其氣無常處者。布于四末。而散于脈外。不入于經。命曰繆刺。帝曰。願聞繆刺。以左取右。以右取左。奈何。其與巨刺。何以別

素問

卷七

五

上節言大絡與經絡繆處此言大絡與經別繆處

絡脈謂大絡也

之繆刺巨刺之病皆左右相注故問何以別之岐伯曰邪客于經左盛則右病右盛則左病亦有移易者左痛未已而右脈先病如此者必巨刺之必中其經非絡脈也故絡病者其痛與經脈繆處故命曰繆刺此言邪客于經者當以長鍼取之亦左取右而右取左也夫大絡之邪由孫絡之流注故可淺刺絡脈以取大絡之氣如邪在經者當巨刺以取之必中其經非絡脈之比也經謂十二經之別即靈樞經別篇之所謂足太陽之正與足少陰之正為一合足少陽之正與足厥陰之正為二合足陽明之正與足太陰之正為三合手太陽之正與手少陰之正為四合手少陽之正與手厥陰之正為五合手陽明之正與手太陰之正為六合是也此亦陰陽相貫左右相交是以左病則右盛右病則左盛亦有移易者謂有病在陽經而移入于陰經者

有病在陰經而移入于陽經者故左病未已而右脈先病如此者必巨刺之必中其經非絡脈也絡脈者大絡也故絡病者其痛與經脈繆處故命曰繆刺按此節分別大絡與經脈各走其道不相交通然為病皆左注右而右注左俱宜繆刺者也故以巨刺之法少分別之故曰絡病者其痛與經脈繆處故命曰繆刺再按靈樞經有經脈篇論藏府之十二經脈者也有經別篇即巨刺之經也有十五大絡即繆刺之絡也在此十二經脈則曰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在十五大絡十二經別末論其繆刺巨刺之法故補論于諸刺篇之後各曰繆刺論當知靈樞經二經皆黃帝之典也愚謂血氣之生始經脈之貫通乃醫學之根本學也當合參靈樞細心體會不可以其刺而忽之男兆璜曰上古之法首重鍼砭次齊藥食故有譏丹溪為一代之名流不按鍼刺鍼○帝曰願聞繆刺奈何取之刺之道醫者不可不知

不已者別
走太陽陰
陽互交故
當繆刺時
準此

何如岐伯曰邪客于足少陰之絡令人卒心痛暴脹胸脇支滿無積者刺然骨之前出血如食頃而已不

已左取右右取左病新發者取五日已足少陰之絡名曰大鍾當

蹀後連跟別走太陽其別者并經上走于心包下外貫腰脊故邪客之令人卒心痛暴脹胸脇支滿無積者無盛血之結也當刺然骨之前出血如日邪客于

頃而已不已當繆取之新病者刺五日病已

手少陽之絡令人喉痺舌卷口乾心煩臂外廉痛手不及頭刺手中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葉各一瘡

壯者立已老者有頃已左取右右取左此新病數日

已手少陽之別名曰外關去腕二寸外連臂注胸中合心主夫手少陽乃三焦相夾主氣注胸中而合

于心主包絡故邪客之令人喉痺舌卷口乾心煩脈循臂故痛不能舉也當刺中指心包絡之中衝次指手少陽之關衝去爪甲如韭葉許各一瘡壯者之氣盛故立已老者之氣衰故有頃此言手少陽三焦之氣也如不已者乃左注右而右注左當繆刺之此為新病當數日已蓋言邪始客于皮毛孫絡而流溢于大絡者非久病也按靈樞經脈篇云六經絡手陽明少陽之大絡起于五指間上合肘中飲酒者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絡脈先盛故衛氣已平管氣乃滿而經脈大盛是胃氣之行于經隧者布于四末行于皮膚而諸井穴乃經氣之所出故皆取刺其井焉邪客于足厥陰之絡令人

卒疝暴痛刺足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瘡男子

立已女子有頃已左取右右取左足厥陰之絡名曰蠡溝去內踝五寸

別走少陽其別者經莖上畢結于莖故邪客之令人卒疝暴痛以其絡上畢九而結于陰莖也當取足大

與肉相交
處即去端
如韭許

指之大敦。在爪甲上與肉相交之處。左右各一瘡。男子之血盛。故立已。女子之生。不足于血。故有頃。此言厥陰肝經之主血也。邪客于足太陽之絡。令人頭項

如不已。再繆取之。邪客于足太陽之絡。令人頭項

肩痛。刺足小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瘡。立已。不已

刺外踝下三瘡。左取右。右取左。如食頃已。足太陽之絡。名曰飛

揚。去踝七寸。別走少陰。足太陽為諸陽主氣。其氣上

升于頭項。故邪客于絡。而致頭項肩痛也。當取足小

指之至陰穴。左右各一瘡。如不已。取外踝下之絡。脈三瘡。以繆刺之。邪客于手陽明之

絡。令人氣滿。胸中喘息。而支脰胸中熱。刺手大指次

指爪甲上去端如韭葉。各一瘡。左取右。右取左。如食

頃已。手陽明之絡。名曰偏歷。去腕三寸。別入太陰。故

邪客之。令人氣滿。胸中喘息。及支脰胸中熱。蓋手

太陰主氣。以司呼吸。而脈循于胸中也。故當取手大

指之少商。次指之商陽。各一瘡。左取右。右取左。如食

頃。其病即已。邪客于臂掌之間。不可得屈。刺其踝後。先以

指按之。痛乃刺之。以月生死為數。月生一日一瘡。二

日二瘡。十五日十五瘡。十六日十四瘡。臂掌之間。手

厥陰之絡。各日內關。去腕二寸。出于兩筋之間。循經

以上繫于心包絡。故當刺其腕踝之後。循臂而上。按

其痛處乃刺之。以月生死為數。蓋手厥陰心主主血

脈。是謂得時而調之也。月晦初生日朔。故一日為月

生。邪客于足陽蹻之脈。令人目痛。從內眥始。刺外踝

之下。半寸所。各二瘡。左刺右。右刺左。如行十里頃而

已。此言陽蹻之脈。亦左右互交。會于睛明。所當繆刺

如行十里
則蹻脈之
氣已周

素問

卷七

經

申脈穴。當踝後。透跟。以僕參為本。上外踝三寸。以跗陽為郄。循股脇。上肩髀。上人迎。夾口吻。至目內眥。會于足太陽之睛明穴。故邪客之。令人目痛。從內眥始也。當刺外踝下之僕參申脈。左右各二痛。如痛在左目者。取之右。痛在右目者。取之左。蓋睛脈夾口吻。左右互交。而上于目內眥也。○按靈樞寒熱篇曰。足太陽有通項入于腦者。正屬目本。名曰眼系。乃別陰睛陽睛。陰陽相交。陽入陰。陰入陽。交于目銳眥。是陰睛陽睛。左右交轉于面。故病人有所墮墜。惡血留內。腹

中脹滿。不得前後。先飲利藥。此上傷厥陰之脈。下傷少陰之絡。刺足內踝之下。然谷之前。血脈出血。刺足跗上動脈。不已。刺三毛上各一痛。見血立已。左刺右。右刺左。善悲驚不樂。刺如右方。此言墮傷者。亦當用繆刺之法也。惡血留

內。則氣脈不通。是以腹中滿脹。肝主疎泄。腎開竅。二陰。故不得前後也。先服利藥。以去惡血。所謂先治其標也。夫墮墜者。有傷筋骨。筋即為肝。骨即為腎。是以上傷厥陰之脈。下傷少陰之絡。當刺足內踝下厥陰之中封。然谷。前少陰之絡。脈。血脈出血。以調其經。再刺足跗上陽明之動脈。以消腹脹。如不已。再刺三毛。上肝經之大敦。蓋墮墜者。傷筋骨與血。肝主筋而主血也。如悲驚不樂者。亦刺如前法。蓋墮傷血脈。筋骨。傷五藏外合之有形。悲驚不樂。傷五藏內藏之神志。皆當以鍼調之。男兆黃曰。神有餘不足。皆調之于經。蓋言用鍼之神妙。匪則調之于有形也。邪客于手陽明之絡。令人耳聾。時不聞音。刺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葉。各一痛。立聞。不已。刺中指爪甲上與肉交者。立聞。其不時間者。不可刺也。耳中生風者。亦刺之。如此數。

左刺右。右刺左。故邪客之。令人耳聾。時不聞音。謂有時聞而有時不聞也。蓋邪客于絡。絡脈閉塞。則有時而不聞。脈氣有時而通。則有時而聞矣。亦當取手太陰之少商。手陽明之商陽。蓋耳者。宗脈之所聚也。宗脈出于陽明。而合于手太陰。故刺之立聞。如不已。刺中指心主之中衝。蓋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皆上于面而走空竅。心主脈而開竅于耳也。其不時有聞者。乃內傷之聾證。非邪客于絡。不可刺也。耳中生風者。耳鳴之如風生也。此邪在于絡。從外竅而欲出。故刺之亦如此數。凡痺往來。行無常處者。在分肉間痛而刺之。以月生死為數。用鍼者。隨氣盛衰。以為瘡數。鍼過其日數。則脫氣。不及日數。則氣不寫。左刺右。右刺左。病已止。不已。復刺之。如法。月生一日一瘡。二日二瘡。漸

多之。十五日十五瘡。十六日十四瘡。漸少之。此言邪 瘵之氣分者。亦當以繆取也。凡痺往來。行無常處者。邪隨氣轉。謂之行痺。故當于分肉間。隨其痛處。而取之。夫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邪客于手厥陰心主之血分。客于肌腠。邪客于分肉之衛分。皆當以月生死盈虧而加減之。邪客于足陽明之經。令人鼈衄。上齒寒。刺足中指次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瘡。左刺右。右刺左。此言經脈之有 繆取也。經。謂陽明之經脈也。足陽明之脈。起于鼻交頰中。上入齒中。環遶唇下。左右相交于承漿。故邪客陽明之經。而令人鼈衄。上齒寒者。亦當以繆刺也。足陽明之脈。下入中指外間。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間。出其端。故當取中指間之內庭。大指次指間之厲兌。各一瘡。而繆刺之。此言藏府之經脈。如左右互交。而

為病于相交之上者。亦當左取右而右取左也。邪客于足少陽之絡。令人脇痛不得息。欬而汗出。刺足小指次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痛。不得息立已。汗出立止。欬者溫衣飲食。一日已。左刺右。右刺左。病立已。不已。復刺如法。足少陽之絡。名曰光明。去踝五寸。別走厥陰。下絡足跗。一呼一吸。曰息。肺所司也。足少陽厥陰之脈。並循于脇。厥陰之脈。上注肺。循喉嚨。邪客于少陽之絡。令人脇痛不得息者。陽邪而走于陰。絡病而及于脈。蓋陰陽經脈之相通也。足少陽所生病者。汗出。上逆于肺。則欬也。當刺足小指次指之竅。陰穴。蓋此穴在四指五指之間。故各刺一痛。其不得息汗出立已。欬者。邪于肺也。故宜溫衣。及溫煖飲食。若形寒飲冷。是為重傷矣。邪客于足太陰之絡。令人噎痛。不可肉食。無故善怒。氣

上走黃上。刺足下中央之脈各三痛。凡六刺立已。左刺右。右刺左。噎中腫。不能內唾。時不能出唾者。刺然骨之前。出血立已。左刺右。右刺左。內叶訥黃音奔。此邪客于絡。而并于經者。亦當以繆取也。足少陰之絡。其別者。并經上走于心包下。其經脈貫肝膈。循喉嚨。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邪客于絡。而并入于經。迫其心。火上炎。故令人噎痛。不可肉食。上逆于肝膈。則無故善怒也。黃者。胃之黃門。腎氣上通于胃。故氣上走黃上。宜刺足下中央之湧泉。左右各三痛。凡六刺立已。如甚至噎中腫。而唾亦不能出內者。此君相之火並熾也。當刺然谷前之絡脈。出血立已。此邪客于絡。而并于經。經脈上絡于心。絡脈上走于心包下。先見經證。故先刺經脈之湧泉。後并見絡證。故復刺然前之絡脈。蓋大絡乃經脈之別。邪客于足太陰之絡。令人腰痛引血氣之相通者也。

是太陰脾
經有二大

少腹控眇。不可以仰息。刺腰尻之解。兩脾之上。是腰
俞。以月死生為痛數。發鍼立已。左刺右。右刺左。足太
別。名曰公孫。去本節之後一寸。別走陽明。其別者入
絡。絡胃。王冰曰。足太陰之絡。從髀合陽明。上貫尻骨
中。與厥陰少陽。結于下膠。而循尻骨內入腹。故邪客
之。令人腰痛。引少腹。控肋眇也。絡循于腹。故不可以
仰息。腰尻骨間曰解。夾脊之肉曰脾。腰尻之解。兩脾
之上。是腰俞也。以日生死為痛數。發鍼立已。蓋脾主
肌肉。肌腠之間。乃衛氣
之出入。故以月為痛數。邪客于足太陽之絡。令人拘
攣背急。引脇而痛。刺之從項始。數脊椎。俠脊疾按之。
應手如痛刺之。傍三痛立已。此邪客于絡而入于經
者。即當取之經也。夫筋
攣背急。引脇而痛。足太陽之經。證也。故刺之當從項
之大椎始。數脊椎而下。俠脊疾按之。應手如痛。即于

脊骨之旁刺之。三痛立已。蓋十五大絡。乃十二經脈
之別。交相貫通者也。故邪客于絡而為絡病者。則繆
取之。如邪客于絡。轉入于經。而為經
病者。即隨經脈之痛處而取之也。邪客于足少陽
之絡。令人留于樞中痛。髀不可舉。刺樞中以毫鍼。寒
則久留鍼。以月死生為數。立已。此言邪留其處。而為
痛者。亦當隨其痛處
而取之也。樞中。髀樞之中。兩髀厭分中。即環跳二穴。
毫鍼取法于毫毛。長一寸六分。至寒熱痛痺之在絡
者。故當以毫鍼刺樞中。寒則久留鍼。以待陽熱之氣
至。以月生死為數。立已。按邪舍于絡。有隨絡氣而留
行者。則繆取之。有客于絡。而轉入于經者。有客于絡。
而留其處者。皆隨其痛處而刺之。蓋邪氣之無經常
也。少陽主初生之氣。故
亦以月生死為痛數。○治諸經刺之。所過者不病。
則繆刺之。此復申明治諸經者。亦有繆刺之法也。經
經別也。足太陽之正。別入膈中。其一道下

手少陽厥
陰正言三
焦不言心
包絡

尻五寸。別入于肛。屬于膀胱。散之腎。足少陰之正。至
臍中。別走太陽而合。上至腎。足少陽之正。繞臍入毛
際。合于厥陰。別者入季脇之間。循胸裏屬膽。散之上
肝。足厥陰之正。別跗上。上至毛際。合于少陽。足陽明
之正。上至髀。入于腹裏屬胃。散之脾。足太陰之正。上
至髀。合于陽明。手太陽之正。列于肩解。入腹走心。繫
小腸。手少陰之正。別入淵液。兩筋之間。屬于心。上走
喉嚨。出于面。合目內眥。手太陽之正。指天別于巔。下
走三焦。散于胸中。手心主之正。別下淵液三寸。入胸
中。別屬三焦。手陽明之正。從手循膺乳。下走太腸。屬
于肺。上循喉嚨。手太陰之正。別入淵液少陰之前。入
走肺。散之太陽。上出缺盆。復合陽明。此十二經之別
脈。亦陽走陰而陰走陽者也。故治在諸經者。巨刺之
如邪在所過者不病。足邪盛于左而病反在右。邪在
于右而病反在左。或邪在于陽之經。而移易于陰經
者。或在陰之經。而移易于陽經者。又當左取右而右
取左也。按以上十二經別。亦皆繫于五藏。是以下文
論邪客于五藏之間。引脈而痛者。當繆取之也。

耳聾。刺手陽明不已。刺其通脈出耳前者。

此言經別之與經脈

相通也。夫十二經正。乃十二經脈之別。道路雖分。其
源流通貫。故刺經不已。當復刺其脈焉。通脈出于耳
前者。謂手陽明之脈。上出于耳前。循禾髻迎香。而通
于足陽明胃脈者。耳聾刺手陽明者。承上文而言。邪
客于手陽明之經。而病耳聾者。則當治其經。如不已
此邪入于脈。即取耳前之脈以刺之。則其病立已矣。
齒齲。刺手陽明不已。刺其脈入齒中立已。

齲音區。齒齲。齒痛

也。此言邪客于手陽明之經別。而為齒痛者。則當取
之經。如不已。此邪入于脈。即刺其入齒中之脈。舉一
經而十二經可類推矣。然獨揭手陽明者何也。手陽
明之脈。交人中而左之右。右之左。如病在耳而取之
耳。痛在齒而取之齒。是隨其病之所在而取之。若病
在上而取之下。又當以繆刺者也。上章論邪客于足陽
明之經。下節論繆傳引上齒痛皆病在上而取之下。

所當繆刺。此論邪在于手陽明之脈。病在上而取之。上者不必繆刺。蓋手足陽明之經。皆左右相交于人中承漿之間。言繆刺之證。不則大絡之奇病。如十二經別。足陽蹻之脈。及手足陽明二經。皆有繆刺之證。當知繆刺者。因經脈之左右互交而取之也。邪客于五藏之間。其病也。脈引而痛。時來時止。視其病。繆刺之。于手足爪甲上。視其脈。出其血。間日一刺。一刺不已。五刺已。此邪客于五藏之間。而病及于經別也。蓋十二經別。內散通于五藏。外交絡于形身。故邪在五藏之間。其為病也。引脈而痛者。當取手足之井穴。隨其所病之經而繆刺之。時來時止者。邪隨氣而或出或入也。視其脈者。視其皮部有血絡者。即寫出之。間日一刺者。邪客之深也。五刺已者。五藏之氣平也。男兆疇曰。以其時來時止。始知邪客于五藏之間。繆傳引上齒。齒脣寒痛。視其手背脈血名去

上足之中指
故曰一瘡取
上之二指故
曰各二瘡

之。足陽明中指。爪甲上一瘡。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各一瘡。立已。左取右。右取左。繆傳者。謂手陽明之脈也。足陽明之脈。入上齒中。還出夾口。左右相交于承漿。此邪客于手陽明之經別。而繆傳于足陽明之脈。致引入上齒。而使齒脣寒痛。當先視其手背之脈。有留血者。去之。以寫手陽明經別之邪。取足陽明中指之內庭。以寫上齒之痛。再刺手大指之少商。手次指之商陽。以寫手陽明經別之本病。此左右相交于承漿。而取刺在下。故當繆刺者也。此章論十二經別。與十二經脈相通。而手之陽明。又可通于足陽明者也。○邪客于手足少陰太陰。足陽明之絡。此五絡皆會于耳中。上絡左角。五絡俱竭。令人身脈皆動。而形無知也。其狀若尸。或曰尸厥。刺其足大指內側。爪甲上去端

宗脈者宗氣所出之脈也。即胃之大絡出于乳下聚于中。

如韭葉。後刺足心。後刺足中指。爪甲上各一痛。後刺手大指。內側去端如韭葉。後刺手心主。少陰銳骨之端各一痛。立已。不已。以竹管吹其兩耳。鬢其左角之髮。方一寸。燔治。飲以美酒一杯。不能飲者。灌之立已。此申明諸脈生始出入之原。耳者宗脈之所聚也。所謂宗脈者。百脈之宗也。百脈皆始于足少陰腎。生于足陽明胃。輸于足太陰脾。至于手少陰心。朝于手太陽肺。是以五脈之氣。皆會于耳中。絡左角者。肝主血而居左。其氣直上于巔頂也。五絡俱竭。則榮衛不行。故令人身脈振振。而形無知也。其狀若尸。或曰尸厥。蓋人之所以生動者。藉氣响而血濡。血氣不行。則其形若尸矣。刺足大指足太陰之隱白。刺足心足少陰之湧泉。刺足中指足陽明之厲兌。刺手大指手太陰之少商。刺手心主手少陰之神門。使血氣疎通。其脈

立已。如不已。用竹管吹其兩耳。以通宗脈之氣。鬢其左角之髮。方一寸。燔治。飲以美酒一杯。不能飲者。灌之。蓋髮者血所生也。充膚熱肉。生毛髮之血。肝所主也。肝居左。故鬢其左角之髮。以通榮血。酒者熟穀之悍液也。獨者水穀之悍氣也。故飲酒者。隨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故飲以美酒一杯。以通衛氣。榮衛運行。則其人立疎矣。此節復結大絡之氣。先行于皮膚。先充絡脈。是以皮膚孫絡之邪。不入于經。則流溢于大絡而生奇病也。○按神農本草經。髮者血之餘。服之仍自還神化。蓋血者神氣也。中焦之汁。奉心神化赤而為血。故服之有仍歸于神化之妙。曰方寸者。言其心所主也。灌者欲其灌漑于四旁也。夫醫者意也。以意逆之。思凡刺之數。先視其經脈。切而從之。審其虛實而調之。不調者經刺之。有痛而經不病者繆刺之。因視其皮部有血絡者盡取之。此繆刺之數也。此總

此結應首
而
從皮膚孫絡
而入于大絡
故因百脈其
皮部血絡

法又當先治其經脈也。數幾也。言凡刺之有幾。而各有所取也。經脈者。藏府之十二經脈。如江河之徑道也。絡脈者。如江河之支流。孫絡者。如支流之更有支流也。經者。經別也。如江河之別道。江從此而通于河。河從此而通于江。此陰陽相合之道路。故又曰經正。絡者。大絡也。如江河之外。別有江河。而外與經脈之孫絡相通。然而總歸出于海。海之所以行雲氣于天下者。從大絡而充于皮膚。海之潮汐。從經脈而流溢于支絡。是以始受之邪。從皮膚而入于孫絡。從孫絡而入于絡脈。從絡脈而入于經脈。極于五藏。散于腸胃。故當先治其經脈。切而從之。審其虛實而調之。不調者。以經刺之。如身有痛而經脈不病者。此流溢于大絡。所當繆刺者也。因視其皮部有血絡者。盡取之。此繆刺之數也。○王芳侯曰。邪氣從外而入。正氣從內而出。知其所出之道路。後能知邪入之淺深。故為根本之學。

四時刺逆從論第六十四

厥陰有餘病陰痺。不足病生熱痺。滑則病狐癩風瀼。

則病少腹積氣。

此論六氣之內合于五藏也。曰厥陰少陰。太陽少陽。論六氣之為病也。曰

皮肉筋骨脈者。因六氣而及于五藏之外合也。曰心肝脾肺腎者。因六氣而及于五藏之次也。有餘者。多氣少血。不足者。血氣皆少。滑者。陽氣盛。微有熱。瀼者。多血少氣。微有寒。痺者。閉也。血氣留著于皮肉筋骨之間而為痛也。氣病之謂疝。血病之謂積。蓋氣盛而生熱。則為疝痛。血多而凝泣。故成積也。厥陰者。陰之極也。陰極而陽生。得中見少陽之火化。故有寒有熱也。厥陰主春生風木之氣。故首論厥陰焉。○男兆璜問曰。厥陰止曰寒熱。而以少陽病筋病肝者何也。曰此論病在六氣。而及于五藏者也。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也。從中者。少陰有餘病皮痺隱軫。不足病肺痺。以中氣為化也。

從少陽而生
故曰生熱痺

不陰為陰中
之至陰故寒

太陽之上寒
水主之故主

腎主骨

神氣五藏之
神明也

少陰之上君
火主之血熱
見于皮
膚是為隱軫

是故二字宜
着眼

滑則病肺風疝。濇則病積澁血。太陰有餘病肉痺寒
中。不足病脾痺。滑則病痺風疝。濇則病積。心腹時滿。
陽明有餘病脈痺。身時熱。不足病心痺。滑則病心風
疝。濇則病積時善驚。太陽有餘病骨痺身重。不足病
腎痺。滑則病腎風疝。濇則病積。善時巔疾。少陽有餘
病筋痺脇滿。不足病肝痺。滑則病肝風疝。濇則病積。
時筋急目痛。三陰三陽有多血少氣者。有多氣少血
者。惟陽明血氣皆多。蓋血氣之生于陽
明也。榮血行于脈中。乃陽明水穀之精。上歸于心。淫
精于脈。脈氣歸于肺。肺朝百脈。輸精于皮毛。毛脈合
精。行氣于府。府者在外之皮肉筋骨也。府精與神明
相合。而通于五藏。氣復歸于樞。此脈氣之生始出

入也。是以陽明之有餘不足。則為脈痺心痺。心主脈
而上歸于肺。肺主皮毛。毛脈合精于皮膚之間。是以
少陰之為皮痺肺痺也。脈氣散于皮毛。復從太陰所
主之肉。少陽所主之筋。太陽所主之骨。而內通于五
藏。是以有餘而在外。則為肉痺筋痺骨痺。不足而陷
于內。則為脾痺肝痺腎痺矣。至氣有餘于內而為熱。
則為病。血有餘于內而為寒。則為積矣。故所謂風者。
熱所生也。所謂身重者。病在氣也。所謂澁血腹滿善
驚目痛者。病在血也。此三陰三陽所主之血氣。生始
出入。各有太過不及之為病也。愚按此章無問答之
起句。乃承是故春氣在經脈。夏氣在孫絡。長夏氣
上章而言。是故春氣在經脈。夏氣在孫絡。長夏氣
在肌肉。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中。此承上文而言
脈氣之隨四時
生長收藏。外出于皮膚。內
通于五藏。環轉之無端也。帝曰。余願聞其故。岐伯曰。
春者天氣始開。地氣始泄。凍解冰釋。水行經通。故入

氣在脈。夏者經滿。氣溢入孫絡。受血。皮膚充實。長夏者。經絡皆盛。內溢肌中。秋者天氣始收。腠理閉塞。皮膚引急。冬者蓋藏。血氣在中。內著骨髓。通于五藏。夫脈為裏。支而橫者為絡。絡之別者為孫。是血氣之從經脈而外溢于孫絡。從孫絡而充于皮膚。從皮膚而復內溢于肌中。從肌肉而著于骨髓。通于五藏。是脈氣之散于脈外。而復內通于五藏也。夫天為陽。地為陰。陰陽合而血氣始生。腎主冬令之水。而為生氣之原。陽明乃血氣所生之府。故曰穀入于胃。脈道乃行。水入于經。而血乃成。然藉腎中之生氣。戊癸合化而後生。此水穀之精微。故天氣開。地氣泄。凍解冰釋。水行經通。腎藏之冬令。已得春生之氣。而人氣始在脈。是人氣之通于天也。故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氣之常也。人亦應之。以一日分為四時。朝則為春。日中為夏。日入為秋。夜半為冬。朝則人氣始生。日中人氣

長。夕則人氣收。夜半人氣在藏。人與天地參也。

愚按繆刺篇論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絡脈先盛。故衛氣已平。榮氣乃滿。而經脈大盛。是衛氣之通于脈內也。此篇言血氣之從經而絡。從絡而皮。復從皮膚肌肉而內著骨髓。通于五藏。是榮血之行于脈外也。當知榮行脈中。衛行脈外者。論通體之經脈也。至于血氣之生始出入。營于脈中。滲于脈外。充膚熱肉。生毫毛。內入于募原。而通于藏府。表裏上下。無處不周。醫者能洞悉血氣之原流。而後能導邪病之竅。卻故帝曰。經脈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學之所始。工之所止也。粗之所易。上之所難也。習上乘者。可不于鍼刺諸篇。用心求之。是故邪氣者。常隨四時之氣血而入客也。至其變化。不可為度。然必從其經氣。辟除其邪。除其邪。則亂氣不生。邪氣者。在天六淫之邪也。四時之血氣者。

春氣在經脈。夏氣在孫絡。長夏氣在肌肉。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中也。至其變化不可為度者。謂天有六淫之邪。而人有形層六氣之化也。如邪留于外。則為皮肉筋骨之痺。合于內。則為心肝脾肺之痺矣。如留于氣分。則為疝。留于血分。則為積矣。如身中之陽盛。則為熱。虛寒則為寒矣。此皆吾身中陰陽虛實之變化也。然必從其四時之經氣。辟除其邪。則變亂之氣不生矣。帝曰。逆四時而生亂。

氣奈何。岐伯曰。春刺絡脈。血氣外溢。令人少氣。春刺

肌肉。血氣環逆。令人上氣。春刺筋骨。血氣內著。令人

腹脹。此言血氣之隨時環轉。自有出入之度。不可使之妄行也。夫刺者。所以取氣也。春氣在經脈。而

取之于絡脈。則血氣外溢。而令人少氣矣。至于肌肉。則血氣環逆。而令人上氣矣。環逆者。逆其環轉也。言

血氣之從經而絡。從絡而皮。從皮膚而復環轉于肌中也。至于筋骨。則血氣內著。而令人腹脹矣。○王芳

儀曰。此後添出筋字。蓋以四時六氣而言。則春主筋。而少陽主筋。以形層而言。則皮而肉。肉而筋。筋而骨也。夏刺經脈。血氣乃竭。令人解休。夏刺肌肉。血氣內

却。令人善恐。夏刺筋骨。血氣上逆。令人善怒。夏氣盛。氣已外出于孫絡矣。若再取之于經脈。則血氣內竭。而令人懈惰也。血脈出于陽明。外溢于肌腠。夏氣在

孫絡。而使之溢于肌中。則血氣虛。却于內矣。陽明脈虛。則恐。如人將捕之。夏氣浮長于上。而反逆之。使下

則氣鬱不疎。而使人善怒也。上逆當作下逆。秋刺經脈。血氣上逆。令人善

忘。秋刺絡脈。氣不外行。令人臥不欲動。秋刺筋骨。血

氣內散。令人寒慄。秋令降收。而反令其生長。故使血脈而充于皮膚。從皮膚而內溢于肌肉。秋刺絡脈。則

血氣不外行于皮膚肌肉之間。故令人臥不欲動。蓋

脈解篇曰。陽明者。也。

肌肉者脾所主也。脾病者嗜臥不欲動。夫秋令始降而反取之筋骨。使血氣散于內。而令人寒慄矣。○按秋氣在皮膚。長夏之氣在肌肉。長夏者夏秋之交也。此篇論經脈之氣。從經脈而外出于孫絡。從孫絡而充于皮膚。從皮膚而內溢于肌肉。從肌肉而著于筋骨。是皮膚尚屬出機。至肌肉始屬回轉之降令。故此章以肌肉主秋令者。冬刺經脈。血氣皆脫。令人目不從。脈氣之環轉故也。冬刺經脈。血氣皆脫。令人目不明。冬刺絡脈。內氣外泄。留為大痺。冬刺肌肉。陽氣竭絕。令人善忘。冬主閉藏。以奉春生之氣。應藏而反泄之。故使血氣皆脫于內。而令人目不明。蓋五藏之精。皆注于目。而為之睛。冬者血氣在中。內著骨髓。通于五藏。血氣內脫。則五藏皆虛。故令人目不明也。冬刺絡脈。則內氣外泄。而留為大痺。大痺者藏氣虛而邪痺于五藏也。陽氣生于陰中。出于肌腠。至冬令之時。復歸于陰藏。冬刺肌肉。是取所藏之氣于肌腠之外。故使陽氣竭絕于內。而令人善忘也。

凡此四時刺者。大逆之病。不可不從也。反之則生亂氣。相淫病焉。凡逆刺其四時之經氣。則變生大病。故血氣淫洩也。此言不從四時之氣。則正氣變亂而為病也。故刺不知四時之經病之所生。以從為逆。正氣內亂。與精相薄。此言邪氣者。氣血而入客也。故不知四時之經。病之所生。以從為逆。使正氣內亂。而邪與精相薄矣。此篇重在六經之氣。血還轉出入。宜順而不宜逆。故上節先論正氣。為病。此始論其邪。下節復論其正氣。必審九候。正氣不亂。精氣不轉。此言知四時之逆從者。必審地有人。在天主氣。在地主血。在人主脈。知血氣經脈出入之原流。則正氣不致內亂。而精氣不逆回矣。帝曰善。刺五藏中心一日死。其動為噫。中肝五日死。

其動為語中肺三日死。其動為欬。中腎六日死。其動為噎。中脾十日死。其動為吞。刺傷人五藏必死。其動則依其藏之所變候。知其死也。刺五藏者。謂刺傷其五藏之氣也。蓋三陰三陽之六氣。外合于皮肉筋骨脈。脈肉筋骨內合于五藏。如病肺痺。脾痺。脾疝。則當取氣于皮。取氣于肉。不可逆刺以傷其藏真。故曰刺傷人五藏必死。各依其藏之所變候。而知其死期。蓋刺五藏。則動其藏氣。動藏氣。則變候見于外矣。○按五藏外合五時。六經上應六氣。診要經終篇。以六氣應五藏。而終于六經。此篇以六經應四時。而終于五藏。診要篇以經脈之生于五藏。而外合于六經。此篇以經脈之本于六氣。而內連于五藏。蓋脈氣之循于皮肉筋骨內。合五行。外合六氣。外內之交相生。始出入者也。是以一篇之章句。雖同而旨意各別。學者宜分析體會。不可以其重而忽之。男兆璜曰。診要篇論逆刺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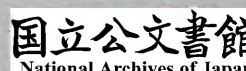
氣之所出而中傷五藏。故曰凡刺胸腹者。必避五藏。此篇論刺六經之內入而中傷五藏。故曰內通五藏。刺五藏中心一日死。謂刺外合之皮肉筋骨脈而不可中傷其藏也。

標本病傳論篇第六十五

黃帝問曰。病有標本。刺有逆從。奈何。標本者。六氣之化。病傳者。五藏

相傳。此篇承上章而言。六氣為病。有四時之順逆。而又有標本之逆從。五藏受傷。有刺中之死期。而又有病傳之日數。是以靈樞原屬二篇。本經合而為一。蓋謂五藏六氣。外內相合。始病在六氣。而不亟治之。則傳入五藏。而為不救之死證矣。岐伯對曰。凡刺之方。必別陰陽。前後

相應。逆從得施。標本相移。陰陽者。三陰三陽之六氣也。少陽標陽而本火。太陰標陰而本濕。少陰標陰而本熱。太陽標陽而本寒。陽明標陽而本燥。厥陰標陰而本風。少陽太陰從本。少



知百病也。以淺而知深，察近而知遠，言標與本，易而

博也。王冰曰：雖事極深遠，人非咫尺，略以淺近而悉

勿及。貫之。然標本之道，雖易可為言，而世人識見無

能及。者。治反為逆，治得為從。相反而治為逆，治相得而

熱相得，寒與。先病而後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後病者

治其本。逆者，勝尅之氣也。先病者，謂吾身中先有其

病而後逆者，如吾身中先有脾土之病，而後復感其

風邪，重傷脾土，則當先治其脾土，而後治其風邪。如

先感天之風邪，尅傷中土，以致脾藏為病，是當先治

其風邪，而後調其脾土，故曰言標與本，易而勿損。察

本與標，氣可令調，明知勝復，為萬民式。天之道畢矣。

先寒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寒者，寒淫所勝也。以吾

身感之，而生病者，是當治

其寒邪。如先病而後生寒者，當治其身之本病。而寒

氣自解矣。男兆璜曰：先寒者，客氣。生寒者，同氣。

先熱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中滿者，治其

標。先熱者，熱淫所勝也。以吾身感之，而生病者，是當

治其本熱。如吾身感之，而生中滿者，又當治其中

滿。蓋六淫之邪，始傷六氣，若致中滿，則病氣入內，故當治其內。

先病而後泄者，治其本。必且調之，乃治其他

病。泄者，濕土之病也。他病者，如濕邪所勝，民病心痛

素問

卷七

七

矣。夫先熱而後生中滿者。感天之熱淫而致生中滿也。先病而後生中滿者。病吾身中之熱而生中滿也。故曰人有客氣。有同氣。客氣者。謂在天之六氣。同氣者。謂吾身中亦有此六氣。而與天氣之相同也。小大不利治其標。小大利治其本。如中滿而大小便不利者。當先利其二便。如小大便利者。仍治其中滿。病發而有餘。本而標之。先治其本。後治其標。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先治其標。後治其本。有餘者。邪氣之有餘。不足者。正氣之不足也。邪氣者。風寒暑濕燥火。六淫之邪。正氣者。三陰三陽之六氣也。六微旨論曰。少陽之上。火氣治之。陽明之上。燥氣治之。太陽之上。寒氣治之。厥陰之上。風氣治之。少陰之上。熱氣治之。太陰之上。濕氣治之。所謂本也。本之下。氣之標也。此皆以風寒暑濕燥火六氣為本。而以三陰三陽之六氣為標。故病發而有餘者。此風寒暑濕之本氣有餘。

故當先散其邪氣。而後理其陰陽。如病發而不足。當先調其陰陽。而後治其本氣。蓋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是以邪氣有餘者。先散其邪氣。精氣不足者。先補其正虛。此標本之大綱領也。謹察間甚。以意調之。間者。并。行。甚者。獨行。先小大不利而後生。病者治其本。間去聲。○此言標本之間。而又當以意者。謂邪正之有餘不足。二者兼于其間。故當并行其治。蓋以散邪之中。兼補其正。補正之內。兼散其邪。如偏甚者。則當獨行其法。謂邪氣甚者。竟寫其邪。正虛甚者。竟補其正。此為治之要道也。如先大小便不利。而後生病者。當專治其小大二便。又無論其邪。○夫正之間甚矣。朱永年曰。間甚之中。又分緩急。○夫病傳者。夫者。承上接下之辭。按靈樞病傳篇曰。折毛藏。腹痛下淫。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大氣者。即在天之六氣。淫勝而太過者也。沖衍。散蔓而盛也。夫邪之

邪十載而
虛真不傷
者生傷則
死故曰半
死半生

中人必先始于皮毛。次發于肉理。次入于絡脈。此淫甚之氣。故始于皮毛而使毛折。發于肉理而使正氣橫傾。淫衍于脈中而使血氣流傳。入于藏府。以成卒死之病。夫所謂標本者。感在天之六氣。而病吾身中之陰陽。即入于腹內。以致中滿者。在于募原。腠理之氣分。若淫邪淫衍于血脈之中。則入藏府為內所因矣。故曰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脈。其次治六府。其次治五藏。治五藏者。半死半生也。

心病。先心痛。一日而欬。三日脇支痛。五日閉塞不通。身痛體重。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心先痛者。病先發于心。欬者一日而之肺。脇支痛者。三日而之肝。閉塞不通。身痛體重者。五日而之脾。此皆逆傳其所勝。是以三日不已而死。心為火藏。冬之夜半者。水勝而火滅也。夏之日中者。亢極而自焚矣。肺病喘欬。三日而脇支滿痛。一日身重體重。痛。五日而脹。十日不已。

死。冬日入。夏日出。

肺病喘欬者。病先發于肺。三日而之肝。則脇支滿痛。一日而之脾。則

身重體重。五日而之胃。則脹。再十日不已。死。夫冬氣收藏。夏氣浮長。日出氣始生。日入氣收引。肺主氣。故終于氣之出入也。繫辭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故止言冬夏者。重陰陽寒暑之氣也。至如所傳之日數。有一三五之奇。有二六之偶。亦如六爻之有陰有陽也。王子律曰。日出為春。日中為夏。日入為秋。夜半為冬。以上二節。四時之氣已備。

肝病。頭目眩。脇支滿。三日體重身痛。五日而脹。三日腰脊少腹痛。脛痠。三日不已。死。冬日

入。夏早食。

病先發于肝。則頭目眩。脇支滿。三日而之脾。則體重身痛。五日而之胃。則脹。三日而

之腎。則腰脊少腹痛。三日不已。死。夏早食者。寅卯之時。木氣絕而不生也。冬卯入者。申酉之時。金氣旺而木氣絕也。脾病。身痛體重。一日而脹。二日少腹腰脊痛。脛

瘦。三日背胎筋痛。小便閉。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

食。胎脊同。病先發于脾。則身痛體重。二日而之胃。則脹。二日而之腎。則少腹腰脊痛脛痠。三日而之

膀胱。則背胎筋痛小便閉。十日不已死。馬蒔曰。冬之人定在亥。謂土敗而水勝也。夏之晏食在寅。木旺而

土絕也。王冰曰。人定在申後二十五刻。晏食在寅後二十五刻。王子律曰。膀胱之脈循于背足太陽主筋

故背胎筋痛。腎病少腹腰脊痛。斷瘦。三日背胎筋痛。小便

閉。三日腹脹。三日兩脇支痛。三日不已死。冬大晨。夏

晏晡。病先發于腎。則少腹腰脊痛。三日而之腎膀胱。則背胎筋痛。小便閉。三日而之胃。則腹脹。三日

而之肝。則兩脇支痛。冬之大明在辰。土旺而水滅也。夏之晏晡在亥。水絕而不能生也。按靈樞病傳篇曰。

三日而上之心。三日而之小腸。是水乘其所勝之。藏火府也。此節與靈樞之不同者。心乃君主之官。

不受邪。膀胱之氣。上與陽明相合。水邪上乘。上焦不受。則還轉于中焦。而留于陽明矣。陽明主秋金之令。

故後傳之肝木。而死。下二節大意相同。王子律曰。靈機真藏論曰。腎因傳之心。心即復反傳而行之肺。此

亦心不受邪。而胃病脹滿。五日少腹腰脊痛斷瘦。三復傳之肺也。

日背胎筋痛。小便閉。五日身體重。六日不已死。冬夜

半後。夏日跌。病先發于胃。故脹滿。五日而之腎。則少腹腰脊痛脛痠。三日而之胎膀胱。則背

胎筋痛。小便閉。五日而之脾。則身體重。再六日不已而死。冬夜半後者。土敗而水勝也。夏日跌者。乃陽明

所主之時。土絕而不能生也。按靈樞經曰。五日而上之心。二日不已死。此言五日身體重者。亦心不受邪

而還之脾。水行乘土。府邪傳藏而死。徐東屏曰。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陽數起于一。陰數起于二。三日

死者。死于生數之始也。六日死者。終于成數之始。十日死者。終于成數之終。是有終其所始而終其所終

者。有死于其所不勝者。有死于本氣。膀胱病。小便閉。

五日少腹脹。腰脊痛。筋痠。一日腹脹。一日身體痛。二

日不已死。冬雞鳴。夏下晡。此亦府邪傳藏。水泛土敗

便閉。五日而之腎則少腹脹。腰脊痛。一日而之胃則

腹脹。一日而之脾則身體痛。冬雞鳴在丑。乃少陽太

陽生氣之時。氣絕而不能生也。夏下晡乃陽明生氣

之時。陽明之氣亦絕矣。○董帷圍曰。風乃百病之長

大氣。風氣也。風木之邪。故獨乘胃土。而行渙。膀胱之水液。諸病以次是相傳。如是

者。皆有死期。不可刺。間一藏止。及至三四藏者。乃可

刺也。以上諸病。如是相勝。尅而傳者。皆有速死之期。

非刺之可能救也。或問一藏相傳而止。不復再

傳別藏者。乃可刺也。假如心病傳肝。肝病傳脾。此乃

子行乘母。至肝藏脾藏而止。不復再勝。尅相傳于他

藏者。可刺也。假如心病傳脾。脾病傳腎。乃母行乘子。

得毋藏之生氣不死之證也。如心病傳腎。肺病傳心。

肝藏傳肺。此從所不勝來者。為微邪。乃可刺也。○余

西銘曰。五藏相傳。止可間二藏三藏。經言四藏者。或

藏傳之于府。而後傳于他藏。府亦可以名藏也。

